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61396/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三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三)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三)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七十一

三國志吳書三

列傳

黃蓋

黃蓋，零陵人。孫堅舉義兵，蓋從之。拜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皆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見稱。今寇賊未平，令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可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得其不奉法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及戰，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或救之，臥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流涕，解易其衣，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城邑，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蓋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寇亂盡平，加偏將軍，卒官。韓當令支人為堅司馬，後以中郎將與周瑜拒破曹操，累功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病卒。子綜襲侯，守武昌。綜淫亂不軌，內懷懼欲

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畧，示欲饒之。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將堊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血，飲酒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

蔣欽，壽春人，以功拜盪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見欽母疎帳，綜被妻妾布裙，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二

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節度諸軍，盛恐欽因事害已，而欽稱其善，權曰：「卿欲慕郭奚耶？」欽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蔽賢乎？」權嘉之，病卒。子壹封宣城侯，與魏戰死。

周泰

周泰，九江人，孫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權任宣城，衛士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園落，山寇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左右由泰始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曹操出濡須，泰赴

擊，曹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意不伏，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大會諸將，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戰鬪處，以對。權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快意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坐罷，任駕，勅以已所用御幘青繖蓋賜之，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鐃吹，於是盛等乃伏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

陳武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三

陳武，廬江人，權以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權命以愛妾殉塋，復客二百家，封子脩都亭侯。卒，弟表爲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奉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考掠不承，權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所受賜復二百家，至是皆堪兵，表上疏乞以還。

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讐，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臣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庶民以補其數。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人。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其出入步則隼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綃，所如光道路。任止常以綸錦維舟，去則割棄以示奢。廢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皆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四

往依劉表，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以凡人畜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得免。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憂悶，飛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便。飛曰：吾今日子為都長，以圖去就。寧曰：幸甚。飛遂自祖遣之。寧招懷義從，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曰：蒙共薦寧，權加異之。寧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大王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昏老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侵求貨利，吏士心怨，戰具不脩，軍無法伍。大王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既據楚關，大勢彌廣，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權西討，果禽黃祖，盡獲其士衆，授寧兵屯當口。初，權討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言飛時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拍檣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幾特從將軍乞其命，權遂赦之。後曹操出濡須，步騎四十萬，權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勒斫敵前營，特賜酒設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先以銀盃酌酒自飲，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刃置膝上，呵之曰：卿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徑詣曹操營下，拔鹿角，踰堙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鼓譟舉火，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矣。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引退。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寧齋禮禮蒙母，臨還，蒙出厨見還寧，請寧勿殺。寧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因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寧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謂蒙曰：至會屬汝以兵權，何可私怒相殺？以悞國事乎？蒙性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五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侵求貨利，吏士心怨，戰具不脩，軍無法伍。大王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既據楚關，大勢彌廣，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權西討，果禽黃祖，盡獲其士衆，授寧兵屯當口。初，權討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言飛時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拍檣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幾特從將軍乞其命，權遂赦之。後曹操出濡須，步騎四十萬，權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勒斫敵前營，特賜酒設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先以銀盃酌酒自飲，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刃置膝上，呵之曰：卿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徑詣曹操營下，拔鹿角，踰堙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鼓譟舉火，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矣。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引退。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寧齋禮禮蒙母，臨還，蒙出厨見還寧，請寧勿殺。寧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因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寧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謂蒙曰：至會屬汝以兵權，何可私怒相殺？以悞國事乎？蒙性

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軍船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可速上軍流涕曰召卿與眾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卒卒權痛惜之

凌統

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及惟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權以操死國事拜別部司馬從擊山賊權還留統討餘賊統與督陳勤會飲勤任氣陵轢一坐冒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罷出勤乘酒復於道路辱統統殺之及當攻賊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六

矢石應時摧壞諸將乘勝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殺使得以功贖罪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徵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統率親近三百人閉關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馳過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見之驚喜承取上船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賴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有過於統權曰得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好善如

此統以餘杭山中向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得精兵萬餘人還過本縣步入寺門親舊故人恭敬盡禮會病卒權聞之哀不能自止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於官中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徐盛

徐盛字公明人也爲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時乘乘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盛獨將兵上突所敵敵大靡退走風止便還權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七

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驍色張昭怒盛尤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還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固請立之魏文到廣陵望園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便引軍還諸將乃伏黃武中卒

丁奉

丁奉安豐人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攻東吳諸

葛恪率兵拒之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帥麾下三千人徑進二日至徐塘天寒雪敵將置酒高會奉見敵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使兵解鎧著帛持短兵敵人笑之不設備奉縱兵鼓譟亂斫破敵前屯會恪至魏軍遂潰封都亭侯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琳布曰丁太雖不能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之奉曰孫琳兄弟友黨甚衆不可卒制可因臘會召琳下兵以誅之休納其計因會請琳奉與張布曰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建衡元年奉帥衆攻殺陽無所獲皓怒斬奉尊軍徙奉家於臨川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人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歸策後策破廬江湖熟範領湖熟相策定秣陵還兵還都督策從容獨與範共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糾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爲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半仰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襜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拜得將軍領彭

澤太守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有白範與賀齊服飾奢麗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爲傳者簿書使無譴問權時悅之及後統事謂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遷大司馬卒子據爲驃騎將軍太平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九

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使中書詔文欽劉纂取據又遣從兄慮逆之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爲叛臣遂自殺

虞翻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遭父喪脫袞入見勸朗避策朗不從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東到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在說之乃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還會稽翻至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是以行

耳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遇山中翻曰危事也此間草深恐馬驚墜令策下馬策牽馬翻善用矛在前行持矛執弓矢以步既得平地勑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曰翻步行一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至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門聲皆出遂平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語翻曰舉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其宜孤意翻到郡被縛葛巾與飲相見謂飲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飲曰孤不如王會稽翻曰豫章

史

卷之七十一

十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怯孰與郡郡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諱耳兵甲資糧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撤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飲明旦出城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磣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卿博學洽聞欲令卿一請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見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

樂亦新

府家資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明府少良佐故不願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便遣翻還郡翻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視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卓犖窮通者也策薨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涇縣呂蒙圖取開羽稱疾還建業以翻知醫術請以自隨欲因此令翻得釋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芳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

史

卷之七十一

十

其管箭乎蒙從之時城中有異計頗翻謀不行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禁在城中權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耶權愈不悅及權與魏和欲遣禁還翻請斬禁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翻雖惡禁而禁感稱述翻魏文帝常為翻設座坐權既為吳王歡宴自起行酒翻伏地辭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帝家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

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賢士。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比於操乎。翻乃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處罪放。講學不倦。門徒數百人。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翻常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翻雖從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蠻夷。及遼東市馬。恐見欺。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言。借俗不報。爲人所白。復徙蒼梧。後權遣將士至遼東。失事。權悔之。乃令曰。虞翻亮直盡言。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存。給其人船。發遼東都若已。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卒。時年七十。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一子。第四子汜。爲散騎中常侍。孫琳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琳欲入宮。圖爲不軌。百官皆惶怖失色。汜進曰。明公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中外皆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也。琳不懌。竟立休。第五子忠。爲宜都太守。晉代吳。忠堅守不下。城潰被害。第六子登。入晉。除河間相。抽引人物。務幽隱孤陋。王岐難登。以達士必秀異。登謂族子察曰。世之取士。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主

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舉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歎息也。第八子昂。廷尉尙書。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爲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績於鬱林生女。名曰鬱生。年十三。適同郡張自待。廟三月。婦禮未卒。白羅家禍。還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志不許。姚信表其節。乞加以義姑之號。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主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父允。爲孫權東曹掾。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還曹尙書。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其貴其才。溫還。稱美蜀政。權不悅。又嫌其聲名太盛。會暨陸事起。遂因此發。監亦吳人。溫引爲還曹尙書。監性狎厲。好爲清議。見郎

官多非其人。監彈射百僚。最選三署。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衆怒憤之。競言黜。及還。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情愛不由公理。監彪皆坐自殺。溫宿與監彪善。權由之。數日。斥還本郡。以給廩吏。將軍略統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招髦秀於四方。置俊父於官朝。多士既受普篇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哉。溫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元臧否之譴。劾褒貶之議。於是勢勢者如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譴。瑕累者諱其議。此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史

卷之七十一

古

何者。疾之者。漢諱之者。乃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辨。卓犖冠羣。煒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小過。宥才俊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暨監父兄。雖阻惡逆。然國家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夫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監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監為最輕之交。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溫之到蜀。稱譽殷禮。王者以臣無境外之交。夫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

既其弟
并及其妹
妹何與
溫之漢也
無何與
無理何矣

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親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古人有言。欲知其所事。當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是以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陪會於屈建。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舉左史於趙鞅。亦何他國之輔。而美本邦之臣。經傳書之以光國。不議之以外交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官之內。敷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亦未易則也。當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盡。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言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別白。然以殿下之聰。察諱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細研核。情何嫌而不宜。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推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溫姊妹三人。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適顧承。官以許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初餘姚虞俊。見溫而歎曰。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於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輟寶挫廉逃舉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又不處之以虛用之以冲欲免禍敗其可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焯焯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瘳之方盛又擣膏以熾之哉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父俊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華歆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不顧其母於後涕泣御者曰大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權以爲建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七

忠郎將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富強制威福爲尊貴羅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富藉民財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賦調繁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弱老少有丁夫臣之聞此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其畏遠征同之於死羸謹者傾家行賂不顧窮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七

盡輕剝者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喜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殿下開基建國乃無孳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可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舟之有水民靜則安民擾則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以思患爲治副殿下覆育之仁勤恤之德政俗彫弊勢不可久夫

吾粲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爲參軍校尉與呂範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或者岸被獲或沈江覆沒其大船尚存者水中人攀緣號呼他將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衆與黃湖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竊奈何素之所活者百餘人還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辭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

以來儀爲貴何必隱羽天外潛歸重淵哉遷太子太傅遭三宮之變連表諫爭爲朝臣等所譖下獄死

朱據

朱據字子範吳人也拜侍御史遷曹尚書登鉉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短錄長舉清厲濁用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鉉不聽卒敗據尚小號公主拜左將軍後據部曲應受大錢三萬緡爲工人王遂許領典校呂壹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飲之壹復表奏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劉助言錢實王遂所取權感悟曰朱據猶見枉况吏民乎乃寤治壹罪賞助錢百萬遷據驃騎將軍二官據子據諫曰太子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寵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子據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左遷新都郡丞中書令孫弘譖之權震疾弘爲詔書賜死

孟仁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除鹽池司馬捕魚作鮮以寄母母還之日改作魚官而以鮮寄我非避嫌也母病嗜筍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泣筍爲之出得以

供母皆以爲至孝所致初權以內外多事長吏遭喪當須交代而後奔喪時數有犯者權使朝臣議左執法胡綜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宗爲吳令聞母喪奔赴已自拘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權乃減罪一等後爲司空卒

陸遜

陸遜本名議字伯言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仕幕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遜遜以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權以爲右部督部伍東三郡得精兵數萬人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所在愁擾遜還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九

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迎謂之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禽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氣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廣遠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拜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陳羽可禽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羽既禽以遜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遷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朱然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欲擊之遜曰備必有諫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前後軍行多敗少成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衝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書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宜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兩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迫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應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錢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毒曰吾乃

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孫桓討備別屯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賊卒糧足可無憂也待吾計展國當自解及備奔潰桓見遜曰前實怨不相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住白帝徐盛潘璋等表言備必可禽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決計觀還無後魏軍果出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啓事還於河中爲敵所得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調候且水乾宜急去遜未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答方催人種荳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必謂吾怖仍來相逼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遠還赴城遜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賊不敢干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帥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爲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上疏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挑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選，遜憤悲卒。時年六十三，子抗字幼節，策外孫也。孫皓即位，拜都督西陵諸軍事，治樂鄉，抗見皓政令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大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獨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弊，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痛哭。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淵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如左。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騭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赴西陵，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關，比晉救至，關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固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謂抗宜赴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憂始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請將皆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破，乃收船以車運，大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封肇。營都督俞贊曰：前肇抗曰：贊軍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關，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以舊將充之，門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屬經月，坐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奇力何隙，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兒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闔夷，其族黨脩治，關東還衆，鄉抗與羊祜推倚，扎之好，抗常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遺之藥，抗推心服之，於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二年春，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軸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

抗五子領
見魏世
野之書

史緯

卷之七十一

言

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昔臣父遜以為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未肯差赴自步圖以後益更損耗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撫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靡弊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無用兵馬以妨要害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畏役通逃入戶乞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處所使足八萬若兵不增而欲克諸大事此臣所深慮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卒子安嗣晏弟景玄機雲晏景俱為晉軍所殺遜弟琨字子璋好學篤義會稽徐原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琨為起墳收導其子時尙書陸贄盛明臧否揚人闇昧之失以為罪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恩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此棄取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分流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瑁不從卒以致敗拜還曹尙書權忿公孫淵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與淵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以規其馬耳淵恃遠負命此乃荒夷常態豈足深怪昔漢帝亦常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服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稍恤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愚臣竊謂不安何者魏寇壤地連

說得透

史緯

卷之七十一

言

吳主四子

接荷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斯乃循虜所願聞也且查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欠當守船又欠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遠截無常恐淵徂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齧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必畏怖遠進卒難夷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齒繁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為先也權遂不行亦為二年卒子喜還曹尙書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立為太子選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入講詩書出從騎射權還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擇空閑之地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擣之登不聽使以九比之非類遂見釋又失盛水金盃覺得其人乃左右所為不忍致罰責數之長遣歸家弟虞卒權為之降損登還都見權悲泣曰慮廢疾不起此天命也方今勦土未一四海喁喁陛下以下流之念誠損彼饒臣竊憂懼住十餘日欲遣西還